

田 遨 丛 稿

田遨 著
中短篇小说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田 遨 丛 稿

中短篇小说

田 遨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遨丛稿 / 田遨著. —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8. 12
ISBN 978 - 7 - 80696 - 285 - 5

I. 田… II. 田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6205 号

田 遨 丛 稿

田 遨 / 著

出版人 / 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4 号 邮编 300051)

[http: //www. tjabc. net](http://www.tjabc.net)

E-mail: [tjgj@tjabc. net](mailto:tjgj@tjabc.net)

济南百川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09 字数 1950000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

ISBN 978 - 7 - 80696 - 285 - 5

定价: 260.00 元(全 6 册)

目 录

丹青恨	(1)
附任伯年与《丹青恨》	(98)
吴门四家	(100)
钟馗新传	(171)
一代针神	(234)
鹊华秋色	(304)
利马窦与徐光启	(404)

丹
青
恨

内容提要

《丹青恨》以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同卖艺侠女飞姐的爱情为线索,反映了上海小刀会起义,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苦大仇深、武艺高强的飞姐在患难中同任伯年相识,他们没有沉湎于爱情之中,而是双双投入了小刀会的革命斗争。飞姐不幸被捕,任伯年极力相救;飞姐出狱后,积极组织龙灯会,趁机劫狱营救出小刀会的头目;飞姐和任伯年又巧施计谋,活捉了吴道台,截获了四十万两银子,从而使小刀会胜利地举行了起义。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晚清的历史画卷,题材别开生面,情节曲折感人,既有儿女情长,又有刀光剑影,既有胜利的欢笑,也有失败的悲歌;飞姐的性格活灵活现,作品雅俗共赏。

第一章 侠女登场

咸丰三年(1853),上海滩已是初夏天气。各种浓绿葱茏的树木,点缀在街头,罩下一片片浓阴。街头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,有些人已换上轻便的富有时令色彩的夏装。紫红的杨梅、黄里泛白的白沙枇杷,已有人车推肩挑叫卖上市了。

两个月前,南京传来太平军进驻天京的消息。那消息传到上海,真像一块石头投进死水潭,引起一片激荡和恐慌。租界上的洋人和县城里的官绅,都鸡飞狗跳了一阵子。但过了不久,好像一切又恢复了平静,租界依然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,县城依然是官绅老爷们擅作威福的天下。

当时,清政府腐败无能,对内盘剥百姓,对外则屈膝于帝国主义,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,好端端的上海被列强分割成好几块,各自霸占为租界:南至洋泾浜(今延安东路)、北至李家场(今北京东路)、西至界路(今河南路)、东至黄浦江为英租界。南至上海县城北门外护城河、北至洋泾浜为法租界。虹口一带为美租界。

洋泾浜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河流。河的两岸有很多摊贩:卖小吃的,卖旧衣服的,卖小古玩的,摆卦摊占课算命的,卖草药的,也有玩蛇的,耍猴的,变戏法的……吆喝着、敲打着,形成喧闹、嘈杂,很不和谐的声浪。

一群人围拢成一个圆圈,圆圈中一个五十开外、矮小结实的老汉把一面小铜锣翻转过来捧在手上,兜着圈子求告:“帮帮这个孤女吧,她父亲刚刚去世,无依无靠,我是她的师叔,帮她讨口饭吃!列位就高抬贵手,施舍几个小钱吧!”那声音喑哑中含着凄凉。

偶有几枚小钱落在小铜锣里,发出稀稀拉拉的叮当声响。

从老汉的求告声中,人们注意到在插放长矛、大刀の木架子旁边,站着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卖解少女。她叫飞姐,自幼从父亲那里承袭了一套耍枪弄棒的本领。她那端正、俊秀的脸上分明流露着悲痛的情绪,长睫毛下闪烁着明亮的眼睛,白里泛蓝的旧土布包着头,没有包牢的一绺乌黑头发耷拉在小巧的耳朵旁边,脸型和体态都呈现着匀称、美丽的线条。她穿一件短外褂,一条白麻布扎腰,明显地表明是丧期中穿的孝服。虽然贫困、苦难折磨着她,却依然掩盖不了她光彩,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被她照亮了。这正是任何一个肖像画家、仕女画家一直追求、寻觅又难以遇到的理想的模特儿。

老汉走到三个后生跟前,刚要开口求告,一个后生骂道:“老家伙!你又不是她的亲老子,瞎起什么劲?”

另一个后生接口道:“要她自己过来,叫我一声好听的,我就给钱。”

飞姐明明所到这种蓄意调戏的话,却假装没听到,扭过头去。

老汉辩白说:“我是她的师叔,目下我就是她的亲人,我当然要照顾她。”

第一个后生窜上来骂道:“师叔算个屁!你替她要这几个小钱,能填饱肚子?要是她跟我交个朋友,我保管她吃得甜,睡得香!”说着拍拍胸膛,唾沫星子乱飞。

飞姐的脸涨得绯红,她抬起头,用憎恨的目光匆匆向三个泼皮后生扫了一眼,转身对师叔说:“师叔,我们走!不和这种人啰嗦!”

“嗨,还充清白哩!”那第一个后生逼到她面前,用手点划着:“你走,跑了和尚跑不了庙,你只要不出这上海滩,你就甭想逃出我的手心!……”话犹未了,只见飞姐飞起一脚,把那泼皮踢出一丈多远。

另外两个泼皮扬起袖子,摩拳擦掌,大声喊叫:“要造反呀,那好哇,先把这野丫头带到巡捕房去,我们找红头阿三^①去!”

老汉在一旁只好息事宁人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请哥儿们多多包涵吧!多多包涵吧!”

被踢翻在地的那个泼皮这时爬起来,回到他的同伙当中,正准备协调行动,展开一场恶斗……

忽见一个壮年汉子,排开众人,喊一声“慢!”说着大踏步走了过来。

大家看这人长衫窄领,外套个松烟绿茧绸的夹坎肩,大辫子盘在头上,一手撩着长衫。他两道剑眉上挑,眉骨隆起,目光炯炯有神,气宇轩昂,年纪约三十四、五岁。看打扮像个斯文人,那种气概又像个江湖侠客。

那壮年汉子用锐利的目光盯住三个泼皮后,大声喝问:

“要是想打架,就来吧!我奉陪。要是到巡捕房去,我也奉陪。”

三个泼皮面对武艺高强的飞姐已有些胆怯,见飞姐在他们发出一片喧嚷面前屹立不动,正不知如何是好,忽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,一双严厉的目光正逼视着他们,越发没有了主意,一时作声不得。

壮年汉子转用和解的声调说:“都是江湖上的朋友嘛,如果都不想伤和气,那好吧”,他向三个泼皮拱拱手,“我们后会有期!”

被踢翻的泼皮嘴里含糊地咒骂着什么,另两个泼皮半说半劝地推推搡搡,一起走了。

老汉忙向壮年汉子深深作了个揖:“不敢动问,义士尊姓大名?”飞姐也走过来,屈了半膝,口称:“谢谢大叔!”

① 红头阿三,指英租界的印度籍巡捕。

壮年汉子一面还礼,一面看到围观的人们已渐渐散去,便笑道:“在下叫任熊,人称任渭长的便是。”

老汉高兴地说:“你的大名我知道,你是上海滩著名的画家呀。那边洋泾浜桥旁边扇摊上还卖你画的扇面呢。”

任渭长一听这话,愣了一下,说:“有这等事,我回头倒要去看看。现在,先说这里的事,下一步你们怎么打算呵?”

老汉一时无从答对,忙着让任渭长坐到一只放锣鼓衣物的木板箱上。飞姐面对这个斯文人,感到有一种亲切感。她尊重他,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。

只听任渭长说道:“我看,那几个泼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,说不定还会纠集同伙,前来寻衅闹事,你们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。姑娘的身世我也知道了,她现在是孤单单一个女子,在这上海滩上,鬼蜮成灾,人心险恶,稍不当心,就会掉到别人设置的陷阱里去。”说到这里他顿住了,抬头望望飞姐。见飞姐带有几分稚气的脸上透出一种庄严的神色,那一双天真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坚毅的光芒,她正气凛然,毫不畏怯。任渭长觉得精神一振,仿佛自己也为这种庄严、坚毅的力量所感染,不禁对这个风尘中的卖解少女升起一种敬重和怜惜的感情。

他转身问老汉:“你是她的师叔,你怎么打算?”

老汉叹口气,好像嗓子一下被什么卡住了,用骨节突出的手指头揉揉发酸的鼻子,才难过地说:“在下姓苏,和飞姐的父亲生前有八拜之交。老汉年轻时也是跑江湖卖艺的,现在老了,不中用了,还有一家老小在嘉定,也常常揭不开锅,本来,该由老汉收养……”苏老汉声音哽咽,再也说不下去。

飞姐听到这番话,好像置身沙漠,四顾茫茫,天地虽大,竟无自己的栖身之地。不由心房一紧缩,阴云浮上眼睛。

三人相对,一时沉默无言。任渭长终于抬起眼睛,望着这孤苦伶仃的少女说:“姑娘如不嫌弃,就到我家住一个时期,我家里只有我和贱内、小儿三人,暂时避一避,再作道理如何?”

真是绝路逢生!飞姐心头一酸,眼中噙着泪水,想到这位任先生,论身份是名画家,论年龄是我的父辈,不如……她想到这里,于是,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任渭长面前:“既然大叔肯收留我,就让我拜你做义父吧!”说着便磕了个头。

任渭长忙扶她起来,说:“快起来,我收你这个干女儿就是了。”

苏老汉也大为高兴:“这就好了,飞姐跟着任先生和任夫人,像亲生父母一般,老汉也就一百个放心了。”

任渭长便请苏老汉帮助,用一条扁担挑着飞姐的全部家当,一同到任

家去。

他们一行三人,沿着河滩往西走。初夏偏西的阳光还不算怎么灼热,沿河滩有不少刺槐、垂柳、白杨,绿荫满地,微风飘拂,在这摊贩叫卖、儿啼女号的嘈杂声中,仍保持着几分幽静。

他们走近洋泾浜桥,桥侧的一株大槐树下,摆着一个扇摊。任渭长猛然想起苏老汉说起的那件事,他想弄明白那里卖的扇面怎么竟是自己画的,自己和这家扇摊并无往来,他们又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自己的笔迹?

在华盖般的大槐树下面,摆了一个扇子摊。旁边挂出一幅白布招牌,上写“大东门隆盛笺扇庄”几个大字。摊子上摆出白扇面、绢扇面、泥金扇面,还有上有彩墨画的扇面,以及装有各种扇骨的折扇和团扇。

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上海县城的商业区,开设有许多店铺栈号,极为繁华。这家笺扇庄,是大东门一家很像样的铺子,它在这里设摊,显然是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。

任渭长示意飞姐和苏老汉暂在路边等候,自己便走上前去,只见扇摊后边站着个小学徒,约有十四、五岁,一张清癯的脸,宽广的前额和一双显得太大的眼睛。不过那眼睛清澈深邃,分明是一双富于幻想、爱好思索的眼睛。他正全神贯注打量着柜台前的任渭长和站得较远的飞姐和老汉。

任渭长走上去,看看那些有彩墨画的扇面,只见都是一些笔墨拙劣、格调粗俗的作品,署名是个姓张的,也是不知名的画匠。他便问:“有没有任渭长画的扇面?”

那个小学徒摇摇头,仍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顾客。

摊上另一个伙计,赶过来说:“任渭长画的扇面我们卖完了。不过先生要买的话,可以预订。保证画的好,交货快。”

“那我订五个扇面,三个扇面要画人物,两个要画花鸟。三天取货行吗?”任渭长故意出难题。

“行,行。”伙计连忙答应,“请先生先交定金,三天后到大东门本庄来取。”

生意就这样迅速成交。任渭长注意到,那个小学徒始终一言不发,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们一行三人,像是并不热心这笔生意似的。

离开扇摊,三人便向任家走来。过了洋泾浜桥,越过旷野,走向肇嘉浜法华路口,便到了任家。进门是一个小院,上房檐下有一棵石榴树,几朵早开的鲜红色的花朵,掩映在翠油油的浓密叶子中间,象红珊瑚一般耀眼。一个长方形用砖砌成的花坛,里面高低错落地杂植着一些并不珍贵的花儿,杂草丛生,也不加除,说明主人无心养花,只是吸取一片绿色生机罢了。

一进屋,见墙上挂着唯一的一幅画轴,是主人的自画像:全身,昂然挺立着,裸顶,穿一身土布小褂裤,赤脚穿着包头鞋;他两手紧握成拳头,眉宇间有一股愤懑不平的神气。

画幅上端题满了字。

飞姐虽是识字的,但对这文绉绉的字句一时还不能全懂。只是她直觉地感到,那字句的含意是和画中人物的愤懑神情完全一致的。义父把自己画成一个乡巴佬,说明他并不自炫高贵,他的心是和贫苦人的心相连着的呵。

任夫人也不过三十来岁,任渭长叫她出来,向她介绍了来客,然后飞姐叩见了义母。任夫人因为自己没有女儿,又见飞姐聪明、大方,也异常高兴,忙命女佣人备茶,自己也陪着说话。

说话间,任渭长问飞姐:“还有什么负债没有?”飞姐说起为了殓埋亡父,曾把一把祖传宝剑典给了当铺,尚未赎回,任渭长当即取出银两交给苏老汉,请他到当铺赎回宝剑来。

苏老汉取回宝剑时,任夫人和女佣人整治了几样小菜,摆了个小型筵席,任渭长便留苏老汉一面吃酒,一面看剑。

任渭长接过剑,先看剑柄、剑鞘,见上面并无镶嵌装饰,无甚奇处,待抽出宝剑一看,只见寒光四射,闪闪逼人,便笑问飞姐道:“飞姐,舞舞剑吧,让我也欣赏一下你的剑法!”

飞姐向师叔望了一眼,转过身对任渭长说:“义父母在上,让我摆几个架势吧。”

飞姐接剑在手,开始舞剑,先是一招一式,进退击刺,节奏分明;继而剑如电掣,起伏旋转,冷光缭绕。任渭长不禁大声喝彩,任夫人、女佣人也站在一旁看呆了。

飞姐舞罢剑,脸不红,心不跳,双手捧剑呈给任渭长,苦笑道:“舞不好,亮几个花招罢了。”

任渭长把剑插入剑鞘,感慨地说:“我也学过拳棒,结果还是弃武从文。飞姐有这样的根基,继续锤炼,将来是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。”

他微微叹口气继续说:“方今是国家多事之秋,朝廷所作所为,总是丧权辱国,使人忧虑,使人悲愤。我每次登丹凤楼^②眺望黄浦江,见江上停泊着洋人的一片舰船,我就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。现在,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,多少人额手称庆,我知道上海就有十几万人准备起义响应,直吓得英国的领事赶忙组织义勇团保护租界,官府奴颜婢膝要求各国干涉,保护上海城,他们吓得鸡飞狗跳。目前一切似乎又沉寂下来了。不过,这种沉寂……”

②丹凤楼,在上海城楼上,是当时眺望黄浦江的胜地。

他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木刻画稿,画稿标签上是《剑侠传》几个字。他递给飞姐说:“这也是我付出的一部分心血,你看看,其中我也画了聂隐娘、红拂^③一类女侠。我常想:一个人处在乱世,神仙做不成,高士做不成,就该做一名侠客,做伸张正义、抑强扶弱的侠客,那总也算‘为国为民’做了一些好事呀。”

他转身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
苏老汉手上转动着酒杯,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,似乎原来脸上的皱纹都熨平了许多。

飞姐低头细看画稿上古代女侠的画像,像是回答义父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我一个小女子,不敢妄想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,但义父的话,我记在心上了。”

那天晚上,任渭长送走了苏老汉,临别,还送给他十两银子,要他贴补家用。苏老汉又嘱咐飞姐一番,才千恩万谢而去。

过了两天,任渭长才向夫人说起要到大东门外隆盛笏扇庄,找那个造假画的算账。

夫人担心他脾气急躁,一再劝他:“和人家好说,别火气那么大!”

飞姐也不放心,要跟义父一道去,任渭长笑着说:“我去,不一定就打架呀,还用不着你这剑侠保驾!”

任渭长一心要找那个造假画的算账,可是他找错了,他找的那人却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少年。

③ 聂隐娘、红拂都是唐代女侠。任渭长曾绘有《列仙酒牌》、《於越先列传》、《剑侠传》、《高士传》四种木刻画稿。

第二章 查问假画

任渭长要找的那个少年就是扇摊上那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学徒。他叫任润,字小楼,原籍山阴(绍兴),他父亲任鹤声,会画肖像,还会塑佛像,是一个不出名的民间艺人。任润从小受父亲的熏陶,童年时代就显示了他的绘画才能。有时父亲外出,客人来访,等客人走后,他常常用默写方式把客人容貌特征描绘下来,父亲回家一看,便知道是谁来过。任鹤声有意培养儿子成材,无奈家庭贫困,不得不送任润来上海学生意。不久,任鹤声一病不起,临终前,他把一个任渭长画的扇面,交给任润,叮嘱儿子:“目前上海滩的画家就数任渭长,你应该多看他的画,学他的画。”

现在父亲虽已去世,但父亲临终说的话,任润永远记在心里。父亲遗留

给他的任渭长画的扇面,成了他学徒生活中最亲密的“伙伴”和最尊敬的“老师”。在万籁俱静的夜晚,任润不顾疲劳,在如豆的灯光下,展开扇面,偷偷地临摹任渭长的画,任润偷偷模仿任渭长画的事,给笈扇庄老板王掌柜发觉了。王掌柜看任润临摹的画与任渭长的真迹有点形似,他为了牟利,逼迫任润画了不少扇面,冒名任渭长,欺骗顾客。

那天在扇摊上接受预订扇面时,任润一直注视着面前三个很不一般的人物:壮年汉子衣着整洁,儒雅之中带有一股英武气概,很难猜测他的职业和身份。那个女子,一看那身打扮,便知是个江湖卖艺的。她有标致的脸孔,苗条的身材,在行动中却有着一般江湖女子所没有的端庄和高傲。挑担子的老汉瘦骨嶙峋,但腰板挺直,脚步轻捷,多少还残存着一点老英雄当年的气概。任润默默记下了他们的容貌特征和神态。当别的伙计接下了预订扇面,要他画三幅人物画时,他就把他们分别移于画中。

他不满足于老是模仿,不屑把原型一成不变地搬到画中。他现在笔下的壮年汉子被安排在营帐中秉烛而坐,夜读兵书。那个卖艺女子,被安排正在挥舞一把长剑。那位老汉怎么安排呢?他想来想去,最后安排他站在浅水里刷洗一匹战马。把三个扇面的人物画好,另外两个扇面分别画了藤花飞燕和天兰雉鸡。

三天后,那壮年汉子果然来取货了。王掌柜在一旁搭讪着,任润取出画好的五个画面。那汉子打开画面,眉峰一耸,眼睛睁得老大,似乎有些吃惊,可是,他很快恢复常态,挑剔说:“任渭长画的并不怎么好嘛。”

王掌柜是善于捉摸顾客心理的,有时候顾客对满意的货色也喜欢褒贬几句,便说:“这几幅画算得是任渭长的精品了。”

“任渭长画得这样快?”那汉子又提问。

“顾客订了货,店里立刻送去,当然画得快。我们店里和任渭长是老交情,他当然帮衬我们。”又是王掌柜抢着回答。

“这扇面是谁送给任渭长,让他画的?”那汉子有意要盘问下去。

“是,是他送去的。”王掌柜回避那汉子逼视的目光,指指任润。

那汉子望望任润,陡地记起了这个小学徒在扇摊上的神情,转问任润:“你见过任渭长?”

王掌柜忙递眼色,要任润承认下来。任润感觉那汉子的追问有些蹊跷,便反问:“先生,你是不是怀疑这画不是真的?”

那汉子爽朗地一笑:“当然不是真的。”

王掌柜以为那汉子要退货,有些着急,说:“怎么会不真呢?本店一向是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,这决不是假的。”

那汉子的目光有些严厉了,他冷冷一笑,再不理睬王掌柜,又问任润:“我问你有没有见过任渭长,你没回答我呀?”

任润眨眨大眼睛,撇撇嘴:“你先生不想想,只卖五十个铜钱一把,还能买到任渭长的真迹!”

王掌柜很恼火,他狠狠地瞪了任润一眼,当着顾客的面又不便发作。这个作惯滑头生意的王掌柜,怕顾客认出假画要大闹一场,三十六着溜为上着,趁顾客追究任润时,悄悄溜走了。

那汉子听任润承认是假画,并没有动气,倒笑着问:“那么,我想知道,这假画是谁画的?”

任润象被当场抓住罪证受审似的,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僵持了约摸半分钟,那汉子又拿起五个扇面,分别谛视了一会,带一种奇异的表情说:“这明明是假画,用笔、用色也有缺点,只是难为他能一下把三个人的肖像描摹下来。”他像是挑剔,又像是欣赏,又像是故意套问对方。

任润打量着他,觉得他还像是上次在洋泾浜见到的那样,两道剑眉高挑,目光闪闪,但那目光里并没有什么恶意,他刚想回答,只听那汉子说道:“明说吧,我就是任渭长。你告诉我,这扇面是谁画的?”

这意外的会见,使任润大吃一惊。他再打量一眼这个一向为自己深深崇敬的画家,不免有些失望。他想象中的任渭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有学之士,或者是个慈祥和蔼的白髯老人,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壮年汉子,高大、精悍,简直像侠客一样。自己和这位画家的会见,又不是他指点自己作画,而是审问自己,语气有点逼人。这些都使他感到失望。但同时他又感到,这也不像是审问,因为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分明闪烁着真诚期待的光芒。

任润只好承认:“是我学着画的,因为我爱先生的画,只是不应该冒用先生的大名。”

“你姓什么?”

“姓任,和先生同姓,叫任润。”

“你怎么会喜欢我的画呢?”

“我父亲在世时常谈起先生画得好。去年父亲打家乡山阴带我来到上海,他是给虹庙塑佛像的。他临死时,还留给我一把先生画的扇面,叫我好好学。”

“你喜欢画画吗?”

“当然喜欢,要能画一生一世就好了。”

任渭长有一颗疏财仗义和热爱绘画的心,他一眼看出任润是一棵天分很高的绘画幼苗。当然任润的功力还不到家,技巧还不够成熟,但只要培育

得法,加上他自己刻苦努力,他完全可以成为兼有徐青藤、陈洪绶、恽南田之长的一个全才。对这样的好苗子,任渭长是有特殊感情的。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”。自己做做伯乐,不也是“为国为民”做一件好事吗?

他深情地望着任润:“你这么爱绘画,那我就收你做个弟子,教你画画怎么样?”

“当真?先生真肯收我这个弟子?我连做梦也没想到呐!”任润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,他真想爬过柜台,立即跪在老师的脚下。这一下,他要画一辈子画了,这可是他生活道路上的分水岭呀,他的胸中翻腾着快活的狂涛。

可是,他突然又有些惴惴不安了。他知道,王掌柜并没有真正走开,他可能正掩藏在板壁后面,用一只眼睛从板壁缝里向柜台这边瞅着,倘若拜师不成,岂不是反招一场讥笑臭骂?还有,父亲去世后,家里穷得差点要讨饭,靠母亲和妹妹给人家洗衣服过活,自己离开笺扇庄,就连饭也吃不上。拜老师还要付一笔贽敬,又哪里凑得出?想到这些,好似一盆凉水兜头浇下,心头又变冷了。

他眨动着悲喜不定的眼睛,终于嗫嚅地说:“可是,先生,我很穷呀!”

任渭长倒笑起来:“穷就穷呗,我管你吃,管你住,家里有需要扶养的人,我代你扶养。我乡村没有土地,城市没有商号、房产,卖画为生,不过,多几口人吃饭,还是养得起的。我只要你做到一条:一心放到学画上。”

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!世间竟有这样的好人!可是,同样是人,人的线条、颜色又是多么不同:王掌柜是那样会打算盘,盘剥生财,逼他画假画,以假乱真,在一个小学徒身上也要榨油水;而这位画家却是这么爱才若渴,助人为乐。人呵,同样是血肉之躯,而善恶、真假、美丑,竟是这么悬殊!他有些惶惑、震惊,在他那清瘦还带些稚气的脸上终于挂上了感激的晶莹的泪珠。

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,凄苦地低声说:“先生,我来做学徒是讲好三年满师的,要是现在离开这里,王掌柜不放我走怎么办?”

“不要紧”,任渭长满有把握地说,“我托人和这里的说一说,他冒我名卖假画,我叫人点他一下,谅他不敢不放你走。”

任润噙着感激的泪水点点头。这时他觉得,在任渭长那副高大、精悍的外貌下,深藏着一颗慈祥、和蔼而又火热的心,这种新的感受和从前想象的他的形象还是吻合的。这么热心肠的人,完全应该具有这样侠客一般的外貌。

任渭长临走,又拿出一些碎银子放在柜台上说:“五个扇面我拿去,钱数交足,省得掌柜的怪罪你。”

任渭长从笺扇庄回到家里,拿出小学徒画的扇面给任夫人和飞姐瞧,

边说：“你们看看，太好啦，我要收他做弟子！”他的话是赞赏扇面上的画呢，还是满意自己的决定？任夫人和飞姐都一时弄不清楚。

任夫人看过扇面笑着说：“你还收人家做弟子呢，我看人家画的并不比你差。”

任渭长也打趣说：“嗨，真是慧眼识英雄，你居然也有一双慧眼！不过，说句内行话，他现在还不行，很多地方功力还不够，我要把自己多年的绘画经验传授给他，那样，他将来的确会比我强，青出于蓝嘛，我盼望着有这一天！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，自是人间一乐。哈哈！”他笑声爽朗，两道剑眉一耸，眼里闪烁着灼热的光芒。

飞姐在一旁瞧着，对义父这种醉心绘画，醉心于培育绘画人才的感情，深为感动。她不免推想，那个受义父欣赏的小学徒，定是聪颖过人的吧。

她笑着说：“我们江湖上，师傅带徒弟，常常留一手，自己有个绝招，甚至传子不传女，怕女儿把绝招带到女婿家去。象义父这样希望徒弟超过自己，在我，还是第一次听到哩。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像个鉴赏家似的，拿起扇面细心地观看，继而学义父那样用权威的口气说：“太好啰，他把义父画成像个能文能武的将军，把师叔画成个爱惜战马的老兵，把我画成舞剑弄刀的艺人，真难为他怎么想得到，画得出！”

“所以，这是个难得的人才，难得的是他的眼力。”任渭长背剪着手，在屋里来回踱着，忽然停止脚步，注视着飞姐说：“你认为，他把你画的只是会舞舞剑吗？不是，他是把你画成一个侠女，一个女中豪杰，你说，他这眼力可了得！”

任夫人接茬说：“你不是说他才十四、五岁吗？”

“这是个早慧的人，如同前人陈老莲，成熟得早。陈老莲八九岁时，跟老师上学，书房的墙壁是新粉刷的，有一天早上，陈老莲趁老师还没来，他用凳子叠桌子，爬上去，用饱蘸墨水的大笔，在墙上画了一尊高齐屋梁的关圣帝君像。老师来到书房，一抬头，吓呆了，以为是关圣帝君显灵，连忙趴下叩头。你们看，在绘画方面，确实有人打小就显示出天资。”

经任渭长这样一说，任夫人、飞姐都把小学徒看成神童一般，飞姐更回忆起那天在洋泾浜桥边看到的那个小学徒的模样，聪明、朴实的外表，清澈、深邃的眼神，老是专注地打量别人，但那种打量是天真无邪的，还闪动着一种异样的梦幻般的光。他给人的印象：阅世未深，眼中一切都新奇，一切都神秘，一切都五彩缤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道他是在默默地给人写照哪。

于是,飞姐和任夫人都催促任渭长快去托人向笺扇庄说情,好把小学徒领到家里来,她们想,这个小学徒将要成为任渭长先生的得意门生,将以神童和小画家的身份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,那将使这个家庭平添更多的乐趣。

任渭长终于托了个商界朋友扈三爷。

扈三爷很快从笺扇庄带来回音。

扈三爷说:“王掌柜说了,任先生肯收小学徒做弟子,是件好事,他满口答应。但希望任先生同时收他的儿子王小开做弟子。”

任渭长便问:“王掌柜的儿子学过画吗?”

扈三爷说:“正跟一个叫张五爷的学画,因为你是名画家,他也希望一登龙门,身价百倍呀。改天,我带他前来拜见吧!”

第三章 横生枝节

过了一天,扈三爷果然带着王小开来了。这是个二十挂零的后生,油光光的胖圆脸,有一双微带神经质的不断眨动的眼睛,说起话来油腔滑调。任渭长和王掌柜曾打过照面,一见王小开,就感到确实是王掌柜年轻时的复制品。

扈三爷从中介绍,王小开连忙屈了一膝,打个千儿,就座后,随即呈上他的一幅习作,口称:“请老师指教!”

扈三爷在一旁连忙插话:“这位世兄很有才气,能写会画,能拉会唱,而且交游广,朋友多,无论官场、洋行,都有不少熟朋友,渭长先生收他做徒弟,将来很可能还是老师的臂膀呢。王掌柜对我说,他要奉送任先生一笔丰厚的赞敬。我说,你送归送,不过任先生不重视这个,任先生重视的一定还是世兄的才气。”

任渭长一面听着扈三爷这些八面玲珑的辞令,一面打开画幅观看,只见画的是一个手拈花枝的古装美人,歪歪扭扭的线条,胡乱堆砌的颜色,满纸浑浊而伧俗。那个美人并不美,却有一股挤眉弄眼的下贱样儿。任渭长皱起眉头。这时女佣人送上茶来,他便请客人吃茶,避开了要对画表示意见的尴尬场面。

任渭长放下画幅,转对王小开道:“学画可是件苦事呀,世兄既然多才多艺,又何必还要学画呢?”